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續紅樓夢
第二十六回 逢國慶賈氏增爵祿 沐皇恩元妃再省親

話說史湘雲將十二首海棠詩念完，遞與了眾人。大家又挨次兒看了一遍，俱各稱賞不已。正欲細加評論，忽見鳳姐自外走來，笑道：「你們的詩怎麼還沒作完？」湘雲道：「早已完了。這會子一總騰出一大張來了，你看，這不是麼？」鳳姐伸手接了過來，看了一看，笑道：「字兒黑鴉鴉，他認得我來我認不得他。」黛玉笑道：「你到底看這個字寫的明不明？」鳳姐笑道：「敢自是上好和徽墨，研的又濃，寫出字來又有什麼不明的呢。」寶琴聽了笑道：

「鳳姐姐，你上了他的當了，林姐姐罵你的話，說你是『狗看星星一片明』，你怎麼就答應『明』起來了。」鳳姐聽了，笑著便欲將黛玉揪在榻上胳膊他，只見寶釵忙與他遞了個眼色，鳳姐連忙鬆了手，笑道：「哦，是了。我知道了，必定是有了喜了。虧了我還沒有冒失，萬一有點兒閃錯，寶兄弟可就要恨我一輩子呢。」黛玉聽了紅了臉，啞道：「你再不是個好人，又信著嘴兒混說來了。」眾人聽了，都瞅著黛玉笑，笑的黛玉臉上不好意思起來，忙道：「我們的詩也作完了，也該大家吃酒罷。」說畢，便命丫頭們斟酒。

鳳姐最是留心的人，見眾人都瞅著黛玉發笑，惟有探春、湘雲、香菱、寶琴四人只微笑了一笑，鳳姐心下早已明白了。

於是，大家一同入席。丫頭們斟上酒來，湘雲算是主人，便按著次序兒遞過了酒。眾人又回敬了湘雲，然後依序就坐。

飲酒中間，只見黛玉夾了一枚蜜濺楊梅，自己先吃了，又夾了一枚送與探春，道：「三妹妹，你嘗這個味兒很好。」探春接來便也吃了。鳳姐見了，「撲哧」的一笑。此時湘雲夾了一塊山楂糕，剛然要吃，見鳳姐一笑，趕著連忙放了下來，笑道：「怨不得林姐姐說你，你果然不是個好人。」李紈笑著：

「你們也就罷了，他笑他的，你們只管吃你們的，這又有什麼意思呢。」寶玉聽了笑道：「你們這半日鬼鬼祟祟的到底說的是些什麼，我怎麼總不懂呢？」寶釵聽了，忙攔道：「不拘什麼話，你都要打聽打聽，你管他們說什麼呢！」寶玉聽了，便不言語了。

鳳姐笑道：「我告訴你罷，才剛兒我說林妹妹有了喜，這會子看起他們吃東西來，竟不獨單是林妹妹一個人兒，還有好幾位呢。」寶玉聽了笑道：「我當是什麼聽不得的話呢，原來是這件事。世界上有夫妻，即有生育，乃是天地間的大道理，有什麼怕人知道的呢。就像菱姐姐有了喜，薛大哥早已告訴了人了。」香菱聽了紅了臉，道：「這是多早晚兒的話，你又來謊荒來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前兒我們在甄府赴席行酒令兒，薛大哥親自兒說出來的。」探春聽了笑道：「你們到底說什麼酒令兒來，提到這上頭了呢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我也學不上他那個話來。」說著，便附在寶釵的耳邊，告訴了寶釵。寶釵聽了笑道：「怎麼這樣一個沒人樣的東西呢。說不上酒令兒來也就罷了，為什麼信著嘴兒混說呢。」香菱聽了益發紅了臉，呆了半晌，只得向寶玉笑道：「你那個薛大哥，真也教人沒了法兒了。」鳳姐笑道：「怎麼吃了孔聖枕中丹，也沒出息一點兒麼？」

香菱道：「自從吃了丹藥之後，也不過十分之中好了有三四分兒。」鳳姐笑道：「原說教吃了藥要捂著被窩出汗，他這想是揭騰的早了，汗沒出透的過失。你們看環兒，如今就先強多了。就是我們那一個，也倒像知道一點好歹了。」

寶玉聽了，正欲答言，只見尤二姐、平兒二人帶了奶媽子，抱的藻哥兒，一齊走了進來，笑道：「我們也趕嘴兒來了。」

眾人見了，一齊站了起來，忙命丫頭們又搬過兩張椅子來，讓他二人坐下。丫頭們斟上兩杯酒來，平兒便抓了把瓜子嗑著。

李紈見了笑道：「鳳丫頭今兒可又不吃虧了。雖說辦席貼賠了幾個錢兒，你們都瞧瞧，他們屋裡連小孩兒共是四口子，不但撈回本兒去，還要拐彎兒呢。」說的眾人都笑了。平兒聽了，指著藻哥兒道：「你說，大娘咋的了，姪兒能夠多大兒，就會吃嗎？」寶玉聽了，忙將藻哥兒接來抱到懷裡，用筷子蘸了些兒酒抹在他嘴裡，藻哥兒啞著，嘻笑跳躍起來。寶玉笑道：「你們都瞧瞧，這麼大兒的小孩子，吃酒竟不害辣，將來長大了，必會喝一盅兒。真是璉二哥哥的兒子，弓冶相承的了。」平兒聽了，又指著藻哥兒笑道：「你說，咋的了，二叔搬著不心疼的芽兒，拿酒嗆我來了。你們桂哥兒，你怎麼捨不得拿酒嗆他呢？」寶玉聽了，便一疊連聲的命人抱桂哥兒去。丫頭們答應而去。

不多時，只見奶媽子果然把桂哥兒也抱著來了。寶玉見了，便將藻哥兒送到湘雲的懷裡，又將桂哥兒接來，送到寶琴的懷裡，笑道：「咱們今兒起的是海棠社，只有他們小弟兄兩個在這裡鬧。若到明年海棠再開了，起社做詩的時候，那可就成了孩子社了。」說的眾人都笑了。

正說時，只見老婆子慌慌忙忙的進來，稟道：「方才玉釧兒姑娘來說，老爺請二爺說話呢。」寶玉聽了，吃了一驚，連忙起身向外而去。釵、黛二人不知何事，未免替他捏著一把汗兒，忙向老婆子道：「你到上頭打聽打聽，老爺叫二爺有什麼事情，你就飛行告訴來。」老婆子答應而去。

不多一時，老婆子進來稟道：「老爺和太太都在上房，請璉二爺和寶二爺商量明兒到宮裡請安的事，並沒有什麼別的事情。」釵、黛二人聽，這才放了心。鳳姐笑道：「夠了，連我的心都跳起來了。我想寶兄弟和老爺、太太說長了話了，來還早呢，天也有了時候了，我們端點心來吃罷。吃了大家散一散兒，到了晚上再坐席。把點心留下一盒子給寶兄弟送到怡紅院去，連晴雯、紫鵑他們吃的也都有了。」寶釵聽了笑道：「這麼說起來我們屋裡倒占了便宜了。我們的兩個奶媽子嗎？把兩個哥兒都抱過來罷，看仔細尿到姑奶奶們身上。」奶媽子們聽了，忙將兩個哥兒從湘雲、寶琴懷裡接了過來，連忙各自抱去哄著睡覺去了。這裡丫頭們端上點心來，大家吃了些兒。又吃了兩杯熱酒，這才吩咐撤去殘席，嗽口吃茶，又坐著說了會子閒話，這才大家散了。

到了黃昏時候，湘雲便差人去請邢夫人、尤氏、秦氏、胡氏。胡氏因新產了小孩兒，才過了滿月，不好來得，只有邢夫人、尤氏帶了秦可卿過來，先到王夫上房等候，眾姊妹都會齊了，同到賈母上房而來。只見賈母、賈夫人笑容可掬的迎了出來。賈母道：「都進來坐罷，怎麼今兒雲丫頭又破起鈔來了。」

湘雲笑道：「沒有什麼錢，不過請老太太、姑太太和太太們坐著說說話兒。」賈母道：「很好。這會子他們的媳婦也娶了，大事都完了，今兒再擾了你的飯，咱們也就都回去罷。盡自沒事住著，大家都不方便。」薛姨媽笑道：「老太太說的很是，我們明兒也要回去呢，誰家都沒個事事情的呢？也沒個婆婆媳婦合家子都在親戚家住著的道理。」說著，大家走了進來，彼此問訊畢，都在兩邊炕上挨著次序兒坐下，丫環獻茶。茶罷，鳳姐便張羅著擺桌子。賈母、賈夫人一席，仍是自備的。邢、王二夫人和尤氏陪薛姨媽一席，其餘的姊妹共又坐了三席。

飲酒中間，王夫人稟知賈母道：「才剛兒老爺下了衙門，說今兒早起在朝房遇見夏太監，告訴說昨兒元妃娘娘身上欠安，傳了太醫院進去診脈。太醫院診了脈，奏知說脈上現出喜兆。」

係屬孕娠，不過服幾劑調理的藥，可就安愈了。所以叫了寶玉來，教他明兒一早同他璉二哥哥到二宮門投職名請安。再請請示，看要什麼東西不要。」賈母聽了，甚至歡喜。鳳姐嘴快，又告訴了黛玉、湘雲、探春、寶琴、香菱諸人也有了喜了。喜的賈母眉開眼笑，向薛姨媽笑道：「姨太太，咱們該樂不該樂？」

明年咱們再到了一塊兒，你只看看孩子們熱鬧罷！」薛姨媽笑道：「這都是老太太的積德所感，才有這樣重重疊疊的喜事。連我們也托戴著受了福了。」

賈夫人道：「我那裡有一本書，是你妹夫在太上老君處得來的。上頭保產育嬰的心法，講的極有道理，藥方兒也極有效驗。姑娘們都是認得字的，我明兒給他們送來，大家看看到底有益多了。」邢、王二夫人聽了，亦甚歡喜，當下賓主酬酢，直吃到交了三更，方才席散。

王夫人尚欲挽留賈母、賈夫人多住幾日。賈母道：「我們回到廟裡，諸事便當些兒。」賈夫人道：「我也要早些兒回去，還要替你妹夫料理料理行裝，要趕三月三的蟠桃會與西王母慶壽去呢，也不過只有半月的工夫了。」王夫人聽了，不肯強留，只得吩咐外頭候轎子。賈母、賈夫人告辭起身，邢、王二夫人、薛姨媽等都送到榮禧堂，看著上轎而去。邢夫人和尤氏、秦氏，也都各自回家。薛姨媽領著湘雲等姊妹都到蘅蕪院等處歇息去了。王夫人領著紈、鳳、釵、黛四人仍到賈母上房，照應著丫頭、老婆子們收拾了器皿，吹息了燈火，這才各自散去。

不言王夫人、紈、鳳各自回房安歇，且說寶釵、黛玉二人回到怡紅院，但見皓月當空，無庸燈燭。進房看時，只有鶯兒一人在炕上打盹。桌上一盞殘燈，半明不滅。黛玉將燈剔了一剔，用手指在鶯兒額上彈了一下。鶯兒驚醒，連忙跳下炕來，笑道：「奶奶們回來了麼？」寶釵問道：「二爺呢？」鶯兒道：

「二爺早就到那邊房裡睡去了。說明兒還要起五更到宮裡請安去呢，所以派了我在這邊等著服侍奶奶們睡覺呢。」寶釵道：

「三更天了，你把我們的舊衣裳拿來，把新衣裳疊了放在櫃子裡，茶水都不用了，你也就睡去罷。」鶯兒聽了，忙服侍他二人換了衣裳，將新衣放好，替他們掩了門，自己也就回房去了。

這裡釵、黛二人卸了殘妝，收了釵釧，將欲就寢。只聽黛玉道：「可惜把鶯兒放走了。咱們今兒的飲食吃重複了，我覺著肚裡不大舒服，要往後去走動走動才好，只是這會子又不好敲門打戶的叫他們。」寶釵道：「你倒說呢，我也覺著大不受用。你既要去走走，我同你一塊兒去，省得又叫他們。」說著便袖了草紙，每人點了半支藏香，輕輕的開了後院門，往中廁而來。

原來怡紅院因住下寶釵，便在後院太湖石假山背後，蓋了兩間小小中廁，以備早晚便當。釵、黛二人進內走動畢，但見皓月當空，碧天如水，甚覺可愛。二人不覺站在太湖石旁，徘徊瞻望，大有流連之意。正玩月時，忽聽西邊套間內有寶玉嘻笑之聲。黛玉向寶釵笑道：「姐姐你聽聽，三更天了還不睡覺，明兒怎麼能夠起早呢。」寶釵笑道：「又不知是鬧什麼典故呢，咱們何不到他們窗下聽他一聽。」

黛玉聽了，笑著拉了寶釵的手踱到西套間的窗下，側耳細聽。只聽裡面金釧兒叫道：「五兒姐姐，你快瞧來。你看紫鵲姐姐裝了一輩子的正經人，今兒教二爺擺佈的也會浪起來了。」

只聽紫鵲啐了他一口，寶玉嘻嘻的笑起來。又聽柳五兒道：「我不看他，怪臊答答的。」又聽鶯兒笑道：「罷喲，你來罷，你就是今兒總不看他，明兒輪著了你，眾人也是不肯饒你的，你何苦裝傻子呢。」又聽金釧兒叫道：「襲人姐姐，你到底也看個熱鬧兒來嗎？怎麼就瞌睡到這步田地了。」又聽襲人道：

「你們也太厭氣了，什麼沒見過的稀罕兒呢，我這會子瞌睡的什麼似的。」又聽晴雯向金釧兒發氣道：「你也愛叫他，他比咱們本來見的面面多了。又是二爺，又是蔣琪官，什麼樣的勾當他又沒見過呢，讓他挺屍去就是了。」又聽寶玉、紫鵲二人在炕上大有不可聽之狀。黛玉在窗外悄悄向寶釵笑道：「這都是你要來教他們住在一塊兒。你聽聽，鬧的還有一點人樣兒了麼？」寶釵笑道：「不用聽了，咱們走罷！」

剛要轉身，只聽晴雯問道：「二爺，昨兒晚上奶奶們到底為什麼不要你了，倒讓鶯兒妹妹興兒了。」又聽寶玉笑道：「你還不知道他們的脾氣嗎？點著燈誰也不肯當著誰脫了小衣，就是為這個緣故，還為什麼呢。」又聽鶯兒道：「你既知道他們的脾氣，就不該點著燈當著林姑娘解我們姑娘的汗巾。你果然能耐著性兒等著人了燈，大家都睡下，你再慢慢的尋了他去，我們姑娘也就樂得而為之罷了。還有什麼不依的呢？」黛玉在窗外了，向寶釵笑道：「你聽聽，到底鶯兒是你從小兒貼身服侍的人，所以你的脾氣，唯他獨知道的親切。」寶釵聽了，悄悄的啐了他一口，笑道：「走罷，不用聽了，小蹄子們一個好的也沒有。」黛玉拉了寶釵的手笑道：「剛聽到好處了，你怎麼又要走呢？」忽聽晴雯道：「紫鵲妹妹，你怎麼也不把林姑娘的什麼脾性兒告訴二爺，免得明兒再碰釘子。」黛玉聽了，忙拉了寶釵的手笑道：「姐姐，咱們走罷，不用聽了。」寶釵笑道：「我也剛聽到好處了，你怎麼又要走呢？」

黛玉強拉了寶釵，一面走著笑道：「罷喲，盡他們瞎編派著說去罷，何苦聽著怪生氣的。虧了咱們晚上諸事留心，原也怕他們在背地裡談論。不然咱們姊妹倆裡頭就是放蕩一點兒，當真又怕什麼呢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既然把他們都放在房裡，也就怕不了許多了。任憑咱們怎樣的嚴密，他們斷沒有不知道的理。就是他們不敢偷著看，不敢偷著聽，你就量咱們那一個魔王還有個不告訴他們的嗎？只要他們知道好歹，不在外人跟前嚼說也就是了。自己窩子裡頭，也沒什麼意思罷了。」二人說話，不知不覺回到房中，洗手，關了後門，這才吹燈脫衣就寢。一宿晚景不提。

到了次日，黎明起來，只打量寶玉進宮必然要誤。及至開門問時，寶玉早已去了多時了，二人這才放心。晴雯等六人早已梳洗完了，都過來服侍他二人。梳洗已畢，便先到王夫人上房來請安。隨後李紈、鳳姐並新娶的趙氏、范氏陸續也來了。

大家正然說笑，只見賈璉、寶玉二人俱穿著公服，笑嘻嘻的自外走了進來。王夫人見了忙迎到房門口，問道：「你們到宮門投了職名了麼，娘娘的身子可大安了，有什麼吩咐的沒有？」賈璉道：「姪兒們到了宮門，投進職名去。太監傳出娘娘的口旨來，說教老爺、太太只管放心，沒有什麼大病，如今大安了。」王夫人又問：「可要什麼東西來沒有？」寶玉道：「別的一概不要，只教把寶姐姐吃的冷香丸送進十九子去呢。」

王夫人聽了笑道：「真也奇怪，偏是這個藥難配，偏就要這個呢。」寶釵聽了忙道：「我如今也不大吃這個藥了，還有半玻璃瓶兒呢，明兒連瓶兒送進去就是了。」王夫人聽了，不勝歡喜。賈璉、寶玉見趙氏、范氏都在房內，不便進去，就例說畢了話，各自歸房換了衣裳去了。

不多一時，薛姨媽領了湘雲等眾姊妹也都來了，意欲吃了早飯便都各自回家。王夫人不肯，又留著過了午去。於是，大家又熱鬧了一天。寶玉就著勢兒告訴王夫人，要將芳官、藉官都要回來，賞與蔣玉函為妻。王夫人便說：「這兩個孩子，已經是放出去的人了。我也不管這個閒事，你只和他們兩個商量去。只要他們願意，老尼姑肯放他們出來，也就是了。」

寶玉討了王夫人的口氣，過了兩日，便叫了賈芸來，托他去辦這件事。賈芸自從得了小紅為妻，兩人如魚得水，似膠投漆，感激寶玉之恩，正在無門可報，今見托了他辦事，便極力應承。到了饅頭庵，先將寶玉的一番美意告知了芳官、藉官。

此時芳官、藉官年已及笄，情竇已開，正在枯魚望水之際，況且素知蔣玉函美貌，早已喜的受不得了。賈芸於是和老尼姑商議。老尼姑起初不允，無如賈芸花言巧語，既挾之以勢，又動之以利，老尼姑不得不入其彀中，也就應允了。遂命芳、藉二人養起頭髮來。賈芸復命之後，寶玉便差焙茗告知了蔣玉函。

蔣玉函大喜，感謝不已，便擇日婚娶，這都不在話下。

當下榮寧兩府，數月以來，並無事故可記。光陰迅速，不覺到了七月十五日，計去歲回生之日恰好一年。元妃在宮中誕生了皇子。林黛玉亦於是日產生一女，取名蕙姐兒。合家歡慶，親友致賀。這些節目，無庸瑣述。守了十二日，賈夫人命史湘雲辦了搖車、禮物送了來。這一日，榮府大排筵宴，會集親友。

正在熱鬧間，忽有聖旨降臨。賈赦、賈政即時跪接，供於香案。行禮畢，打開宣讀，乃是：因賈貴妃誕生皇子，逢國大慶，加封外戚覃恩一道。內開：賈政係工部侍郎，即升授本部尚書。賈赦年老，著照世職，原品休致，仍賞給將軍全俸，以養餘年。賈珍仍帶世職，補授京營副統制。賈璉係同知職銜，遇有相當同知缺出，即行補用。賈寶玉係貴翰林侍講職銜，著即實授侍講。賈蓉係捐龍禁尉職銜，著即實授龍禁尉。賈蘭係舉人，著賞國子監祭酒職銜。以示加惠外戚之意。賈政讀罷，激感涕零，即日上表申謝。

到了次日，賈赦、賈政率領子姪俱在午門外謝恩。寶玉實授了翰林侍講，便不敢再告病假，只得每日在翰林院去當差。

話休繁瑣，到了八月初一日，賈政上朝，忽奉皇太后敕旨，著宮中貴妃以下諸人，照上年省親之例，俱准其於八月十五日歸

寧，以示骨肉團圓之意，定於十五日戌時起鑾，十六日寅時回宮。賈政得了這個信息，雖有無限的歡喜，心下卻老大的著急，只得半月工夫，一切唯恐趕辦不及。朝散之後，忙忙的回在家中，告知了王夫人，即請過賈赦、賈珍來商議。眾人都說限期太近，即差人星夜馳赴江南，亦恐趕辦不及。

正在躊躇間，忽報夏太監來了。賈赦、賈政連忙迎接進來。

夏太監袖出元妃的手書秘旨一道，賈政接來敬謹誦讀。內中大率言省親之舉，出自主上高厚天恩，外臣等理宜仰體聖懷，一切悉宜儉樸，勿須踵事增華，以糜無益之費。至大觀園舊有姊妹居住不必行移，屆期預接祖母太夫人暨姑夫人來家一晤。是囑。賈政看畢，心下稍安。遂留夏太監吃了便飯，令其覆旨而去。

賈政向賈赦道：「既是貴妃有旨在前，我們也只好遵旨而行，只可將大觀園各處的門窗牆壁略為粉飾油畫，添植些花卉樹木，至於一切鋪陳、燈彩、匾聯、字畫、圖書、古無等項，只盡家中所有的辦著瞧。如果不夠用，再向親友處借幾樣來用亦未為不可。如此通融，較之上次就省多了。家中女戲班子早已散了，抑且貴妃最厭鑼鼓鈺聒。聞北靜王府養著一班兒八個女檔子，臨期借來一用也可以將就去得了。」賈珍道：「依姪兒的愚見，娘娘既不要繁華，索性辦一個雅趣。所有一切門窗牆壁燈彩鋪設簾毯褥褥，俱不用大紅大綠，也不要金碧輝煌，都用一色兒雅淡。即古玩盆景之類，每處不過兩三樣，花卉樹木亦不必太繁，點綴出一片神仙的景況，絕無一點富貴繁華氣象，倒合娘娘的鳳意。所費不過兩三千銀子，尚不及上次十分之一。二位老爺以為何如？」赦、政二公聽了，俱皆稱善，即將此事交與賈珍、賈璉二人料理。

賈珍、賈璉領命，便請了門下的清客單聘仁、胡期來、詹光諸公，到處裡指點，忙亂了數日。除怡紅院、稻香村兩處有人居住不加粉飾外，其餘各處俱相度形勢，另外增損了一番，便覺耳目一新。除省親正殿仍施金碧，其餘軒館亭榭俱皆青石白粉，一色兒雅淡。奇花異卉，仙鳥珍禽，點綴一番仙境來。

寶玉等諸人看去，竟彷彿太虛幻境一般。賈赦、賈政見了，俱不勝歡喜。

到了十四日夜間，先到城隍廟接了賈母、賈夫人來家。仿照上年仍將酒席擺在凸碧堂，依舊安設了圍屏。外邊是賈母、賈赦、賈政、賈璉、寶玉、賈環、賈蘭坐了兩席，裡邊是賈夫人、邢夫人、王夫人、李紈、鳳姐、平兒、尤二姐、寶釵、黛玉、趙氏、范氏坐了兩席，預為賞月。並將伺候的丫頭、老婆子們，都命在山坡底下席地而坐，也分賞了西瓜、月餅、酒果之類。大家飲至二更即散。然後將竹椅子抬了賈母，眾人在後相隨，都到大觀園各處，先遊玩了一回，仍請賈母、賈夫人在賈母舊日的上房居住。

到了十五日，王夫人差人先接了迎春、探春來家，又接了薛姨媽、香菱、岫煙、寶琴、湘雲來，也都先到大觀園看了一回。吃畢了午飯，便都更換了禮服，伺候貴妃的駕到。天剛西正，只見夏太監領了四名小太監、四位昭容抬了衣箱來伺候更衣。賈政、王夫人先派出懂事的家人媳婦來，先讓入別室款待。

夏太監依舊乘馬而回。

一交了戌初時分，賈赦、賈政、賈珍、賈璉、寶玉，賈環、賈蓉、賈蘭都穿了公服，在大門外等候迎接。邢、王二夫人領了尤氏及紈、鳳、釵、黛諸人在榮禧堂等候迎接。賈母、賈夫人、薛姨媽以及湘雲姊妹，都在大觀園的正門外等候迎接。

不多一時，只見夏太監又飛馬而來，報導：「娘娘起鑾來了！」賈政忙吩咐，街上撒開了帳幕，校尉們打散了閒人。須臾，對對提燈前導，過了四對擺馬，隨後就是四對檀香金爐，一柄黃傘，後有四名小太監，捧著香爐、宮扇、漱盂、麝尾，後面一頂繡帷子八轎，幽幽雅雅而來。

賈赦、賈政率領子姪等都在大門外跪接，隨侍的昭容傳諭曰：「免。」進了大門儀門，又見邢、王二夫人率領尤氏暨紈、鳳、釵、黛等都在榮禧堂院子裡跪接，昭容又諭曰：「免。」

過了榮禧堂，一直向大觀園的正門而來。只見又有許多人在那裡跪接，元妃在轎內忙問：「是誰？」昭容回奏，元妃便命住轎。賈母等忙上來請安，元妃連忙下轎相攙，賈母等遜謝不敢當，仍請娘娘升轎。元妃道：「大家一同走走，也好觀玩景致。」賈母不肯，道：「娘娘才過了滿月，身體尚弱，步行未免太勞。」元妃不得已，只得仍舊上了轎，一直抬至省親的正殿。

到了丹墀，方才落轎。

先來的四位昭容早在兩旁伺候，攙了元妃下轎，進了正殿居中坐下。只見賈赦、賈政自月台下走了上來，才要行國禮，昭容忙諭曰：「免。」賈赦、賈政二人退下。隨後就是賈珍、賈璉、寶玉、賈環、賈蓉、賈蘭上來，行過了禮退下。便是賈母、賈夫人、薛姨媽、邢、王二夫人走了上來，昭容忙又諭曰：

「免。」元妃忙站起身來，讓賈母諸人進了正殿，列坐兩旁。

隨後乃是尤氏領了紈、鳳、釵、黛、迎、探、菱、湘諸姊妹上來，行了國禮，俱各侍立兩旁。須臾，鼓樂齊鳴，笙簫並奏。

獻過了三道茶，元妃便起身入內室，脫去了宮衣，換了常服，命昭容出來吩咐預備竹椅顯轎五頂。自己坐了一頂，遂命賈母、賈夫人、薛姨媽、邢、王二夫人都坐了竹轎。其餘尤氏以下諸人，俱皆隨行，先到賈母上房，進內欲行家禮，賈母暨眾位夫人俱各跪止之，然後就坐。賈母以下諸人，俱挨次兒坐下。

元妃先向賈母、賈夫人道：「我們自從在太虛幻境一別，倏然一年有餘了。幸喜林姑老爺補授京都的城隍，不然我們娘兒們也就不能再見面兒了。」賈夫人道：「這都是主上的聖德如天，才有這樣亙古未聞的奇事。我們也是托賴著娘娘的洪福，才能享受人間的香火呢。」元妃又向薛姨媽道：「姨媽怎麼也露了老了，想是家務過於操勞的緣故？」薛姨媽道：「外臣托賴娘娘的福，家裡還有碗飯吃。只是兒子不知好歹，未免家事瑣碎，不得不自己操一番心。」元妃聽了，又向邢、王二夫人道：「二位太太的臉面兒，也不像我上次來的那個樣兒了，也總是為我們姊妹們生生死死受了許多熬煎之故。」王夫人聽，滿眼流淚，早已哽噎的說不出話來了。元妃也擦淚道：「太太從此也要把心放寬些。這如今我們托賴著上天的保佑都回了生，主子的天恩看待的很重，太太也很該放心的了。至於寶玉，蒙主子的天恩賞了翰林，雖說是看椒房的分上，到底也是他的學問到得去，才有這樣的恩典呢。太太也就不必再操心他了。蘭哥兒也是很有出息的孩子，更不用太太操心。至於別的家務，全交給他們妯娌們辦去就是了。」王夫人試淚道：「娘娘只管放心，唯願娘娘福履安康，我們就托賴著受了福了。」

正說時，只見昭容進來稟道：「外臣賈赦、賈政率領子姪請安叩見，在外候旨。」元妃道：「我來省親，原該我去見才是。你們仍舊預備下竹轎，我和二位太太一同到上房裡去。鳳丫頭呢？」鳳姐聽了，連忙走了過來。元妃問道：「過會子你們在那裡擺酒席呢？」鳳姐答道：「酒席都擺在凸碧堂伺候著呢。那裡地勢高，看月亮瞧的真切些。」元妃道：「很好。如今的酒席不可照上年之例，不論國禮，不演戲文。只在凸碧堂居中放一張大團圓桌子，我和老太太、姑太太、姨太太、二位太太坐。我還沒得和你們姊妹們說說話兒呢，兩旁再擺幾張桌子，你們姊妹們也都坐下，不必站著伺候。再者你們有了小孩子兒的人，都把孩子抱來我看看。你就照著我吩咐的辦去罷。」

辦妥了，先把老太太、姑太太們讓過去坐。我到太太上房和老爺們並他們弟兄們也說說話去。到了時候，你差人來請就是了。」元妃吩咐已畢，便同邢、王二夫人坐了竹轎，到前邊上房去了。

這裡賈母、賈夫人、薛姨媽仍舊坐了竹轎，眾姊妹在後相隨，一齊先到了凸碧堂來。只見前面搭一架翠歌台，十分華麗。

台上伺候著八個女檔子，都是十三四歲的女孩兒，丰姿韶秀，態度嫣然。中間桌上擺著樂器。鳳姐回去了賈母，便遵著元妃的口旨，中間放了大團圓桌子，兩邊又擺了四桌，其餘的看席俱擺在兩廊廡下，以備貴妃賞賜克食。又派林之孝家的、周瑞家的在議事廳款待眾昭容。林之孝、賴大在榮禧堂的外書房款待眾太監。諸事料理停妥，紈、鳳、釵、黛四人，親自到王夫人上房門口來請，昭容稟了進去。

不多一時，只見元妃同邢、王二夫人仍舊坐了竹轎出來。

賈赦、賈政率領珍、璉、寶、環等都送了出來。元妃在前，邢、王在後，都向大觀園而來。紈、鳳、釵、黛見了，便隨在元妃的兩旁幫著轎行走。元妃見了，先向李紈道：「珠兄弟跟林姑老爺到任，你們夫婦倆也見了一見沒有？」李紈道：「托娘娘的洪福，雖說能夠常見，到底陰陽殊途，雖見猶不見也。」元妃聽了，歎息道：「我們回生的人也不少，偏他又不在這個數內，這也是有一個定數的，非人力所能強也。」又向鳳姐道：

「人家回了生，都恭了喜，生了孩子，你到底也有喜信兒沒有？」鳳姐笑道：「兒女都有個分定，我那裡有娘娘和林妹妹的福氣大呢。」李紈笑道：「我聽見平兒說，你也有點因兒了。你就老老實實的說罷了，怎麼在娘娘面前又混撇起清來了。」鳳姐笑吟道：「可知道是不是呢，你們就混聲張起來了。」招的元妃笑道：「你們姊妹們倒很熱鬧，可憐我在宮裡成日家規規矩矩的，實在拘束的受不得了，可和誰去說個趣話兒呢。」說畢，又向釵、黛二人笑道：「林妹妹，我才剛兒和寶玉說來，咱們這一回生，雖說是上天垂憫，到底仰賴茫茫大士、渺渺真人的鼎力。木本水源，必該思所以報。我已奏明了聖上，在我應得的分例項下，動支帑銀二千兩，就在城隍廟旁邊另建一廟，塑像供奉，即以甄士隱配享，名曰『三賢祠』。廟成之後，再求主上錫封號。倘這二十千兩帑項不夠，你們受了恩的人，也再大家佈施些兒，你們倆人說好不好？」釵、黛二人聽了，齊聲道：「娘娘想的很周到，情真理當，我們也把這件事疏忽了。」

一路說說笑笑早到了凸碧堂的跟前。邢、王二夫人早從岔道繞來，隨著賈母等早都一字兒排班等候。元妃下了轎，釵、黛二人攙著上了凸碧堂，向賈母道：「老太太和姑太太，咱們娘兒們這如今是兩世的團圓了。我如今奉旨省親，原是為盡家庭之樂，況且老太太、姑太太已是神人了，就是朝廷家也要尊敬神靈的。老太太再要講行國禮，這就不像骨肉團圓的歡慶了。」

賈母笑道：「我已經遵娘娘的口旨，把酒席都擺定在這裡，以後再不敢行國禮了。」元妃聽了，乃命鳳姐將正中的羅漢椅挪開，留下居中一隙，兩邊圍上六張方椅。元妃坐了東邊的首座，賈母坐了西邊的首座。東邊二座是賈夫人，三座是邢夫人。

西邊二座是薛姨媽，三座是王夫人。中間也留一隙，好聽女檔子唱曲。

台上奏起細樂來。尤氏領了紈、鳳、釵、黛親自執壺把盞，遞酒放箸畢，這才同著菱、湘、迎、探眾姊妹們一齊上來行禮，謝過了坐，各按賓主長幼的次序兒，分坐了兩旁的四席。女檔子上來磕了頭，一齊彈唱起來。

元妃向賈母笑道：「我看這園中景色，收拾的十分幽雅。」

趁著月色，真是一片琉璃，大有太虛幻境的光景，比上次輝金塗碧強多了。瞧著教人心曠神怡。」賈母道：「這都是仰體娘娘體恤之意，不敢糜費的緣故。」元妃道：「如今家裡原比不得先了，這才是呢。」又向湘雲道：「史大妹妹，我上次省親，你怎麼沒有來呢？」湘雲忙站起來答道：「那年娘娘省親，我的歲數還小，嬌娘怕我不懂規矩，不敢教我來。」元妃笑道：

「自己姊妹們裡頭，這也太多心了。」又向香菱道：「菱姑娘，你的小孩兒可好嗎？」香菱也站起來答道：「托賴娘娘的洪福，很乖。花兒也出了。」

元妃又道：「尤三姑娘今兒聽見我來了，他怎麼也不來見一見呢？」香菱道：「他也是上月生了孩子了，還沒滿月呢。」

元妃又向巧姐道：「我們巧姑娘也出了嫁了，你女婿念的書怎麼樣？」巧姐站起來答道：「托娘娘的福，他倒也愛唸書，能夠下小場了。」元妃點點頭兒。又向探春道：「三姑娘，三姑爺如今作什麼呢？」探春站起來笑道：「不能唸書，將來不過考武罷了。」元妃笑道：「朝廷家文武並用，也是好的。」又向迎春道：「才剛兒我聽見大娘說，二姑爺被大士、真人洗了腸肚，如今通好了，這也是一件奇事。」迎春紅了臉，站起來笑道：「這也是托娘娘的洪福，如今果然通好了。」元妃道：

「他如今是個什麼官兒？」迎春道：「世襲指揮使。」元妃道：

「這個官兒不大，每月的俸廉夠過嗎？」迎春道：「原先胡化濫用，原是不夠過的。自從洗了腸肚，如今也很知道過日子的艱難了。」元妃笑道：「這也奇怪極了。怎麼不見四姑娘呢？」

尤氏忙站起來答道：「四姑娘悟道的心誠，不肯改換妝束，不好在這裡見娘娘。過會子娘娘到櫳翠庵拈香時，他在那裡伺候叩見呢。」元妃聽了，歎道：「這是怎麼說呢，罷了，這也是他個人的志氣，由著他去罷了。大姪兒媳婦回了生，也沒個什麼喜信兒嗎？」秦氏聽了，無言無對，只得站起來抵著嘴兒笑。

尤氏道：「他原先就有個月水不調的病兒，如今回了生，誰知道還是照舊呢。續娶的媳婦倒養了孩子了。」元妃道：「這樣說起來，你也是有了孫子的人了。」尤氏笑道：「都是托賴著娘娘的福。」

元妃又向寶琴、岫煙道：「你們姊妹倆我今兒是頭一遭才見，我聽見說你們倆人做的詩很好。今兒是中秋節，又是我回來省親，也不可無詩以紀其事。過會子我先做一首，你們會作詩的也都作一首，我也領教領教。」寶琴、岫煙一齊站起來，笑道：「願求娘娘賜教。」賈母聽了笑道：「既是娘娘高興要做詩，把寶玉也叫進來，教他游廊底下也作一首。」元妃笑道：

「我也正要試試他的學業比先何如。」賈母聽了，便命人去叫寶玉。

須臾，女檔子唱畢，元妃命賞制錢八十千文。八個女檔子磕頭謝過了賞，元妃便命人取了文房四寶來，昭容研墨，鋪了花箋元妃提起筆來，無多思索，即一揮而就，命昭容送到兩邊席上來。釵、黛、菱、湘等眾姊妹一齊湊來，接到手中，只見上寫道：

久罷深宮闌掃妝，珠冠霞帔又焜煌。

新膏乍沐身何幸，舊地重來意轉傷。

一脈情偏憐姊妹，再生恩欲報爹娘。

願將今夜團圓酒，代奉椿萱壽北堂。